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〇號註冊執照

南北史通俗演義

蔡東藩著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改版後)四版

南北史通俗演義 全書四册

定價大洋四元 外埠酌加寄費

著作人 蔡東藩

校勘者 通俗圖書刊行社

發行人 徐寶魯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印刷所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總發行所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上海河南路三馬路北首

分發行所 會文堂新記書局 北平琉璃廠 漢口交通路 廣州永漢北路 長沙南陽街

有著作權

第七十六回　選將才獨任吳明徹　含妒意特進馮小憐

却說周主邕親政以後，進太傅尉遲迥爲太師，杜國寶熾爲太傅，大司空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趙公招宇文泰第七子。爲大司空，柱國辛威爲大司寇，紼德公陸通爲大司馬。外如宇文神舉宇文孝伯及王軌等，亦皆進秩有差。又因庾季才一再諫讒，特賜粟帛升授大中大夫。當時老成宿將如燕公于謹，鄭公達奚武，隋公楊忠等，並皆去世。忠子名堅，曾爲小宮伯，宇文護見堅非常相，屢欲引爲腹心。忠密囑道：「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寧勿往！」堅謹遵父訓，故護伏法，受誅堅得不坐。忠於天和三年逝世，堅襲爵爲隋公，後來便是篡周的隋文帝。特筆提出。

衛公直以勳舊淪亡，自己爲誅讒功首，益懷奢望，偏是三公名位，已被別人攫去，大冢宰又授齊公憲，大司馬更授陸通，政、兵權一些兒沒有到手，心常怏怏。齊公憲曾任大司馬，至是進官大冢宰，名爲超擢，實奪兵權。開府裴文舉爲憲讀周主邕嘗召入與語道：「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護乃起執大權，積久成常，便以爲法，應如是試思從古到今，有三十歲的天子，尚須懿親攝政麼？詩經有言，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就指天子。卿雖陪侍齊公，不得徒徇小忠，只知爲齊公效死。且太祖以後，尚有十兒，難道可都登帝位麼？卿須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再蹈晉公獲罪哩！」周主邕亦煞費苦心。文舉拜謝而出，便即告憲。憲指心撫几道：「這是我的本心，公豈不知？但當盡忠竭節，何必多疑！」衛公直與憲有隙，憲因此格外容忍，且因直係周主母弟，每加友敬，直無從尋隙，暫得相安。

周主邕追尊略陽公覺爲孝閔皇帝，立皇子魯公贇爲太子。贇係後宮李氏所出，從前于謹平江陵，擄取李氏

入關，周太祖泰因李氏容貌端好，特賜與邕，乃遂生贇。贇性嗜酒色，周主邕因他居長，所以立爲儲貳。平時約束甚嚴，嘗命東宮官屬錄贇言語動作，每月奏聞，贇尚有所憚，不敢妄動。但江山可改，本性難移，父在時尚盾禮法，父歿後誰作箴規。周主邕擇嗣不慎，鑄成大錯，終不免貽誤宗社了。（都爲後文寫照。）這且待後再表。

且說陳主頊即位後，轉眼間已兩三年。（應七十四回。）這兩三年內，還算沒有大事，只廣州刺史歐陽紇，於太建元年多造反，踰年即得盪平。歐陽紇是歐陽頠子，與頠同定廣州。（歐陽頠事見前文。）因得襲職。自華皎叛命奔周，（見七十三回。）陳主頊不免疑紇，徵爲左衞將軍，紇不禁惶懼，竟舉兵造反，出攻衡州。陳廷遣使諭旨，恍以周迪陳寶應故事，（見七十二回。）紇仍不服，乃續命車騎將軍章昭達率師往討。昭達未至，紇却誘引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同抗陳軍。僕係故高涼太守馮寶子，（見前文。）寶歿時僕纔九歲，賴寶妻洗氏，懷集部落，安境息民，數州宴然。（洗氏亦見前。）陳調僕爲陽春守，至是僕赴南海，遣人告母。洗夫人悵然道：「我兩世忠貞，不意出此不肖兒，今怎可惜子負國呢！」（深明大義。）遂發兵拒境，率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出屯湞口，立柵堵禦。昭達督兵進攻，立破水柵，紇出戰敗績，退奔里許，被昭達從後追擒，械送建康，斬首示衆。又表上洗夫人功勞，陳主遣使持節，册封洗氏母子，馮僕得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洗氏爲石龍太夫人，特賜繡幡安車，鼓吹鹵簿，如刺史儀。（洗夫人應該受封，僕曾潛通叛人，不應濫賞。）

章昭達得勝班師，順道攻後梁。後梁主歸，（歸嗣曾位見七十二回。）與周總管陸騰會軍抵禦，陸騰就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爲橋，藉通餉運。昭達令軍士並駕樓船，各施長戟，仰割大索，索斷舟流，遂得攻入城砦。後梁又向周告急，周使將軍李遷哲往援，與昭達鏖戰數次，昭達失利，方纔引還。會陳太后章氏逝世，陳主居喪營葬，不復舉兵。齊使入南下弔喪，獨周使不至。已而章昭達病歿，陳主因新失大將，恐周伺隙來侵，乃遣使至周聘問，周始答使報聘。

好容易過了五年，仲春下浣，夜間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入北斗紫宮。陳太史占驗星象，謂北齊將要亂亡。陳

主頊勿動雄心，擬起兵伐齊，公卿多有異言，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頊乃語公卿道：「齊主荒亂，不久必亡，推亡固存，古有常訓，朕已決計北伐，無庸疑議！但何人可作元帥？應由卿等公推。」大衆都應聲道：「莫如中權將軍淳于量。」僕射徐陵獨抗議道：「吳明徹家居淮左，諳齊風俗，且將略人才，亦無過明徹，臣願舉明徹爲元帥。」尚書裴忌亦接入道：「臣意亦同徐僕射。」陵復續說道：「裴忌亦是良副，願陛下委任！」陳主遂授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裴忌爲副，統師十萬，北向伐齊。

明徹出秦郡，另遣都督黃法𣰰出歷陽，齊遣軍援歷陽城，爲黃法𣰰所破，齊更命開府胡長孫洪略與侍郎王琳，率兵救秦州。齊主緯仍召入西兗州刺史趙彥深拜爲司空，封宜陽王，命參軍機。彥深密向祕書監源文宗，諮詢方略，文宗道：「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若止有數千人，徒供吳人刀俎。尉破胡人品卑劣，諒亦王所深知，此去必敗無疑。爲今日計，不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幷命舊將出屯淮北，自可固守。況琳與陳積釁甚深，必不肯反顏事陳，若不推誠用琳，更遣他人製肘，必成速禍，軍事更不可爲了！」彥深歎道：「此策誠足制勝，我已力爭數日，終不見從，時事至此，尚復何言！」因相顧流涕。文宗方受調爲秦陲刺史，泣辭而去。彥深實亦無能。

尉破胡等出發鄴都，特選長大有力的武士，充作前隊，號爲蒼頭犀角大力軍。又募得西域胡人，控弩善射，箭無虛發，陳軍頗加畏憚，未敢輕戰。齊兵到了呂梁，直逼陳營，陳都督吳明徹麾兵布陣，立馬揚鞭，指語巴山太守蕭摩訶道：「敵軍所恃惟胡人，若得殪此胡，彼必奪氣，君名當不讓關羽了！」摩訶道：「胡人形狀如何？願爲公力取此胡。」明徹乃召前時降卒，令他指示，又自酌酒飲摩訶。摩訶一飲而盡，即上馬衝入齊軍，專向胡人前闖去。胡人亦有頭目，方挺身出陣，彎弓未發，摩訶取出小鑿，遙擲過去，正中胡額，應手立仆，餘胡駭散。齊軍陣內的大力軍，忙向前攔截摩訶，被摩訶執刀亂斫，立斃數人，大力軍又復潰走。巨無霸尚不可恃，遑論大力軍。王琳忙語尉破胡道：「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兵甚銳，不可力敵，宜速收軍退回，別用良策決勝。」破胡不從，尚驅部衆迎戰。吳明徹見摩訶摧敵，把鞭一揮，陳軍大進，好似萬馬奔濤，無人敢敵。齊軍大敗，長孫洪略戰死，破胡單騎馳免，王琳亦孤身走入彭城。

吳明徹分兵進攻，連下瓦梁陽平廬江等城，黃法𣰰亦攻破歷陽，進拔合肥，陳軍勢如破竹，齊城多望風迎降，所有高唐齊昌瓜步胡墅諸城壘，次第入陳。又攻克灊口青州山陽廣陵諸城，齊遣尚書左丞陸騫統兵二萬人救齊昌，遇陳西陽太守周炅即與交鋒。炅用疑兵擋住前面，自率精兵遶出騫後，掩擊騫軍，騫顧後失前，被炅殺入陣中，一番蹂躪，騫軍垂盡，獨騫抱頭竄去。齊令王琳移守壽陽，與揚州道行臺尚書盧潛刺史王景顯等共保壽陽外郭，吳明徹料琳甫入壽陽，衆心未固，亟乘夜率兵往攻，果然一鼓得手，破入外郭，王琳等退保內城。明徹攻撲不下，乃堰肥水灌城，城中多病腫泄，十死六七。齊右僕射皮景和率衆數十萬救壽陽，距城三十里，頓兵不進。陳軍聞報，都向明徹面請道：「堅城未拔，大敵在邇，元帥將何法對待？」明徹撚鬚微笑道：「救兵如救火，彼乃結營不進，顯是不敢來戰，怕他甚麼！我料這座壽陽城，定然旦夕可下了。」越日早起，令部兵飽餐一頓，自己亦親擐甲冑，上馬誓衆，決破此城。當下出馬督攻，四面攀援，鼓譟而上。守兵本來單弱，更且死亡甚衆，怎能面面顧到。陳軍既得登城，便即殺下，王琳盧潛王貴顯等巷戰至暮，均力屈被擒。琳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嘗流寓鄴中，齊人多說他忠義，共加愛重。（我說未必，試看前營三寫便見一班。）及被擒後，明徹軍中尚有王琳舊屬，皆相見唏噓，莫能仰視。明徹恐在軍爲患，即命將琳等押送建康，嗣又防他道中遇劫，遣使追誅。遠近聞琳被戮，哭聲如雷。有一叟賫酒脯奠屍，哭亦盡哀，收琳血而去。

齊廷屢促皮景和進兵，景和反拋戈棄甲，逃回鄴中。齊主緯頗以爲憂，穆提婆韓長鸞等，語齊主道：「壽陽本南人土地，何妨由他取去，就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尚可作一龜茲國。（龜茲音丘慈，爲西域國名。）人生如寄，但當行樂，何用多事愁煩哩。」齊主遂轉憂爲喜，酣飲鼓舞。至皮景和入都，反稱他全師北歸，進爲尚書令。（糊塗可笑。）

齊僕射祖珽，先嘗媚事權倖，及得預政柄，也思黜退小人，沽名市直，因與陸令萱母子，互有齟齬。珽暗囑中丞麗伯律，劾主書王子沖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幷及令萱。令萱請諸齊主，釋子沖不問，更令羣小相率譖珽，令萱又在齊主前自言老婢該死，誤信祖珽，乃令韓長鸞檢閱舊案，得珽僞敕，受賜等十餘事，此時即非作僞，亦不患無辭！請加珽死刑。齊主嘗與珽設誓，終身免刑，因特從輕譴出爲北徐州刺史。適陳軍下淮陰，克朐山，拔濟陰，入南徐州，直向北涼州進發。城外居民，多欲叛齊應陳。珽即大啓城門，但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叛民疑人走城空，不復設備，驀聞鼓噪聲自城中傳出，祖珽竟督領州軍，出城巡邏，叛民不禁駭走。會陳軍前驅已到城下，叛民復聯合陳軍攻城。猛見珽躍馬迎戰，彎弓四射，屢發屢中。叛民先聞珽失明，料他不能行軍，那知他有此絕技，又復驚退。再加珽參軍王君植，挺身善鬬，所向辟易，陳軍倒也膽怯，不敢遽逼。珽且戰且守，相持旬餘。又遣部兵夜出城北，翌晨張旗擂鼓，向城南馳來，陳軍疑是援兵，無心戀戰，竟撤圍退還。珽實有小智，能善用之，却也可使建功。穆提婆已經恨珽，故意不發援兵，總道他城亡身死，偏珽上表奏捷，眞出意外。但終不得遷調，未幾即病死任所。還算幸免。

齊主緯喪師失地，毫不知愁，反陰忌蘭陵王長恭有意加害。長恭自邙山得勝，威名頗盛，見七十三回。武士相率歌謠，編成蘭陵王入陣曲，傳達中外。齊主緯嘗語長恭道：「入陣太深，究係危險，一或失利，悔將無及。」長恭答道：「家事相關，不得不然。」齊主聞得家事二字，幾乎失色；因令出鎮定陽。長恭頗受貨賂，致失民心，屬尉相願進言道：「王既受朝寄，奈何如此貪財！」長恭不答，願又道：「大約因邙山大捷，恐功高遭忌，乃欲借此自穢歟？」長恭纔答一是字。願歎道：「朝廷忌王，必求王短，王若貪殘，加罰有名，求福反恐速禍了！」是極。長恭泣下道：「君將如何教我？」願復道：「王何不託疾還第，勿預時事！」上策莫逾於此。長恭頷首稱善，但一時總未甘恬退，遂致蹉跎過去。至江淮鏖兵，長恭恐復爲將帥，喟然太息道：「我去年面腫，今何不復發呢？」自是佯稱有疾，嘗不視事。齊主緯察知有詐，竟遣使賜酖，逼令自殺。長恭泣白妻鄭妃道：「我有何罪，乃遭酖死？」妃亦泣答道：「何不往覲天顏？」

長恭道：「天顏豈可再見？」遂飲酖而死。齊主聞長恭自盡，很是喜慰，但表面上還想掩飾，追贈長恭爲太尉，長恭一死，親王中又少一勇將了。自折手臂，亡在目前。

且說陳都督吳明徹奏凱班師，陳主頊加封明徹爲車騎大將軍，領豫州刺史。又召入僕射徐陵，親賜御酒道：「賞卿知人。」陵拜謝道：「定策聖衷，臣有何力？」陳主大喜，勉慰有加，遂命將王琳首級，懸示都市。琳有故吏朱瞻，獨致書徐陵，願埋琳首。書中略云：

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王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遵袁弘之告，致使身歿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田之客，豈不幸甚！

徐陵得書，即爲啓聞，奉詔將琳首給還親屬。瑒遂就八公山側，掘地殮埋。親故會葬，多至數千人。葬畢，瑒從間道奔齊，別議迎葬。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潛送琳柩至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予謚忠武，特給輼輬車送葬。究竟王琳忠梁與否，讀史人自有定評，毋容小子嘵嘵了。言下有不滿意。

齊主緯有庶兄名綽，與緯異母，俱於五月五日建生，惟綽生在辰時，緯生在午時。乃父高湛，因綽母李氏爲嬪妾，不得與嫡后比，特降爲次男。綽纔十餘歲，留守晉陽，酷愛波斯狗，開府尉破胡略加諫阻，即斫殺數狗，狼籍地上，破胡驚走，不敢言。旋封爲南陽王，領冀州刺史，每使人裸體畫爲獸狀，縱犬令噬，以爲快樂。及左遷定州，專登樓上彈人，有婦人抱兒趨過，避入草間，綽發彈不中，不覺怒起，叱左右馳奪婦人手中兒，飼波斯犬。婦人號哭不休，綽又嗾犬使噬婦人。婦人爲犬所傷，當然倒地。犬不欲食，由綽命塗上兒血，犬始爭齧，頃刻而盡。齊主緯聞他殘暴，鎖綽入訊，綽談笑自若，竟蒙赦宥。緯問他在定州時，何事最樂？綽答道：「取蝎置器，再加糞蛆，蛆被蝎螫，蠕動不已，最是好看。」緯即夕令左右取蝎一斗及曉，纔得二三升，置諸浴盆，他却用人代蛆，迫令裸臥盆中，霎時間蝎集人身，

竟體亂螫。可憐體無完膚，累得那人輾轉哀號，緯與綽臨盆注視，反手舞足蹈，樂不可支。不知具何心腸，大約爲夷氣所鍾。故兄弟同一暴虐。緯顧語綽道：「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遂進拜綽爲大將軍，朝夕同狎。韓長鸞嫉綽殘虐，特令綽黨誣告綽反，緯尚不忍加誅。長鸞奏言綽犯國法，斷不可赦，緯乃使龍胡何猥薩與綽相撲，把綽搤死。瘞諸與聖佛寺，經四百餘日方纔大殮，顏色毛髮尚如生時。俗言五月五日建生，腦可不壞，是眞是假，亦無從證明。

緯盛修宮苑，窮極壯嚴，後宮皆錦衣玉食，競爲新巧。先嘗爲胡后造珠裙袴，費在鉅萬，爲火所焚。尋復爲穆后續製，幷命造七寶車，眞珠不足，向各處採買，不惜重價。當時童謠有云：「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穆后小名黃花，欲落是說他不久，清觴滿盃酌，是說齊主緯昏飲無度。其實緯與穆后，雖然寵幸，那後宮的佳麗，却逐日增添，除上文所述左右兩娥英外，還有樂人曹僧奴二女，也蒙納入。大女不善淫媚，被緯剝碎面皮，攆逐出宮。小女善彈琵琶，又能得緯歡心，册爲昭儀，甚且封僧奴爲日南王。僧奴死後，又封他兄弟妙達等二人爲王，幷爲曹昭儀別築隆基堂，極盡綺麗，鎮日流連堂中，竟把穆后疏淡下去。穆后含酸吃醋，密託養母陸令萱設法，除去曹氏。令萱遂誣曹氏有厭蠱術，平白地將曹氏賜死。那知緯失了曹昭儀，復得一董昭儀，再廣選雜戶少女，納入毛氏彭氏王氏小王氏二李氏等，並封爲夫人，恣情淫慾，通宵達旦。穆后更弄得沒法，每與從婢馮小憐相對唏噓。

小憐非常伶俐，貌亦可人，能彈琵琶，且工歌舞，獨替穆后想出一計，情願將身作餌，離間諸寵。也無非自己賣俏。要斷送高氏命脈了，還想續甚麼命？齊主緯見他冰肌玉骨，霧穀輕紈，不由的神魂顛倒，巫山一夢，愛不勝言，從此坐必同席，出必並馬，嘗自作無愁曲，譜入琵琶，與馮氏對談，嘈嘈切切，聲達宮外。時人號爲無愁天子。緯深幸得此馮美人，册爲淑妃，命處隆基堂。馮淑妃雖奉命遷入，但因爲曹昭儀舊居，恐非吉徵，特令拆梁重建，並盡將地板反換，又費了許多金銀。齊主緯毫無異言，縱教馮小憐如何處置，一體依從，所有內外國政，都交與陸令萱穆提婆韓長鸞高阿那肱等人，眼見得上下相蒙，漸致亂亡了。小子有詩

嘆道：

天生尤物最招殃，桀紂都因美色亡；況似晚齊淫暴甚，怎能長此保金湯！

欲知齊朝亂亡的情形，再從下回申敘。

陳用吳明徹爲元帥，北向攻齊，勢如破竹，似乎徐陵之推薦，可號知人。然其時齊主淫昏，不問國事，皮景和出救壽陽，有衆數十萬，尚不敢進，是乃齊之自取其敗，非吳明徹之果能敗齊也。惟王琳之被陳擒戮，當時俱以琳爲梁室忠臣，惜其一死。夫忠臣不事二主，寧有事齊事周事陳，尚得爲忠臣乎？即以梁事論之，湘東得國，名亦未正，琳徒以姊妹後宮之寵，甘心效力，是其委身之始，固亦非深明大義者，何足尚焉。齊之追贈高官，特給輼輬車引葬，亦未免失之濫賞。然如高緯之淫荒失德，喜怒無常，尚何賞罰之足言，黃花欲落，小憐續命而齊之不亡，亦僅矣。吾於高緯無譏云。

第七十七回　韋孝寬獻議用兵　齊高緯挈妃避敵

却說齊主緯淫昏日甚，委政羣小，不但穆提婆母子，及韓長鸞高阿那肱諸人，得握政權，就是宦官鄧長顒陳德信等，並參預機要。他如奮蒼頭劉桃枝，及內外幸臣，均授高爵。封王百餘人，開府千餘人，儀同三司，不可勝數，就是優伶巫覡，亦沐榮封，甚至狗馬及鷹，統有儀同郡君名號，並得食祿。官由財進，獄以賄成，一戲給賞，動輒鉅萬。既而府庫告匱，令郡縣賣官取值，充作賞賜。民生國多乞人。齊主緯也在華林園旁，設立貧兒村，自著襤褸敝服，向人行乞，作爲笑樂。南面王原不如乞人之樂。

這消息傳入周廷，周主邕乃謀伐齊，親臨射宮，閱軍講武，且進封齊公憲，衞公直以下諸兄弟，並皆爲王。正擬會議出師，忽太后叱奴氏得病，醫治罔效，旋即去世。周主邕居廬守制，朝夕歠粥，只進一溢米，命太子贇總理庶政。

羣臣表請節哀，累旬纔命進膳。及太后奉葬山陵，周主跣行至陵旁，慟哭盡哀，詔行三年喪禮，惟百僚以下，遇葬除服。衞王直入譖齊王憲，說他飲酒食肉，無異平時。周主愀然道：「我與齊王同父異母，俱非正嫡，彼因我入纂正統，所以喪服從同，汝是太后親子，與我爲同母弟，但當自勉，何論他人！」挫了一鼻子灰，快快趨出。周主邕嘗尚儒學，嘗在太學中養老乞言，遵守古禮。嗣又禁佛道二教，悉毀經像，飭僧道還俗。所有祀典未載諸淫祠，俱改作廨舍，且許諸王亦得徙居。衞王直獨擇一僻宇，作爲居第。齊王憲語直道：「弟已兒女成行，居室須求寬敞，奈何擇此宅舍？」直悵然道：「一身尚不能容，還管甚麼兒女？」憲知他有怨憤意，隱有戒心。

會周主邕幸雲陽宮，留右宮正尉遲運等輔太子贇居守，衞王直託疾不從。及車駕遠去，却糾合私黨，徑襲肅章門；門吏多倉皇遁走，戶尚未扃。運在殿中聞變，忙自往閉門，正值悍黨殺來，將進未進，運手指被斫，不暇顧痛，得將宮門閫住。直黨不得趨入，縱火燒門，門幾被燬。運索性取宮中材木及所有木器，助張火勢，門外似火山一般，不能通道。那留守兵已相率來援，直目知不能成功，引衆退去。運遂督同留守兵出擊，大破直衆。直出都南遁，又由運派兵追躡，把直擒回。周主邕亦聞報還都，尚因同氣相關，未忍加誅，但免直爲庶人，幽錮別宮。升任尉遲運爲大將軍，凡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等悉數賞運。直在囚室中，尚有異圖，乃下詔誅直，幷及直子十人。直有應誅之罪，惟繩以罪人不孥之例，周主亦未免太甚。

內亂已平，乃復議伐齊，柱國于翼進諫道：「兩國相爭，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怠弛無備，然後乘間進兵，一舉便可平敵了。」周主邕猶豫未決，更敕內外諸大臣議決行止。勳州刺史韋孝寬獨上陳三策，大致略云：

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譬有疊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互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鴉，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上稽胡，絕其幷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嶽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廷，必當望風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此一策也。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鴉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境嗷然，不勝其敝，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此二策也。我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捲之威，持建瓴之勢，南清江漢，西戡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暑。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從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駕遠馭，坐待兼併，亦未始非良策也。何去何從？孰先孰後？惟陛下擇之。

周主覽到此書，乃召入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從容問道：「朕欲用兵，當先何國？」謙答道：「齊氏沈溺倡優，耽戀麴蘗，良將斛律明月已被讒人譖死，上下離心，道路側目，這却最是易取哩。」周主笑道：「朕早有此意，煩卿以聘尚爲名，藉覘虛實。」謙受命而出，周主再遣小司寇元衛偕行。謙至齊廷，照常納幣。齊主緯昏昏憒憒，也不知謙懷別意，惟權貴等略聞周事，密爲盤詰。謙當然守着祕[illegible]，惟參軍高遵稍稍吐實。齊遂留住謙等，不肯遣回。何不亟使備禦，乃徒留使，挑釁安得不亡！周主邕待謙不歸，乃下詔伐齊。命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即齊相司馬子如子，高洋時懼罪奔周。）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趙王招（俱周主弟。）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迥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率衆守太行道，申公李穆率衆三萬守

河陽道，常山公于翼率衆二萬出陳汝。周主邕親率六軍，有衆六萬出發長安。將至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弢古文弼字。謂不如出師汾曲，民部中大夫趙煚音憬。又謂應從河北趨太原，遂伯下大夫趙宏且請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彼此各執一詞，周主一概不依，竟從河陽趨河陰。前汾州刺史楊敷子素，願率乃父舊部爲先驅。敷死已見七十五回，素從軍以此爲始。周主稱爲壯士，許令前行。

既入齊境，即下令軍中，禁止伐樹踐禾，違令即斬。進至河陰城下，由周主親自督攻，數日即下。齊王憲也攻入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船焚燬河橋。齊永橋大都督傅伏夜馳入中潬城，竭力保守，周軍攻至二旬，尚未能拔。周主邕又親攻金墉，守將獨孤永業亦防禦甚嚴，無懈可擊。周主連攻經旬，不覺過勞，竟至生疾，乃按兵罷攻。時齊廷宿將多半喪亡，連司空趙彥深，都已逝世，只好推那高阿那肱，前去拒敵。高阿那肱已爲右丞相，因朝中無人督師，沒奈何引兵出晉陽，進援河陽。周主聞齊軍將至，自己又患不豫，不如從孝寬言，暫且退兵，再圖後舉，因乘夜下令班師。齊都督傅伏語行臺乞伏貴和道：「周師疲敝，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定可得功！」也恐未必。貴和不從，一任周軍退去。周齊王憲于翼李穆等連下齊三十餘城，聞周主旋師，亦皆棄城西歸。齊右丞相高阿那肱當然東還，還道是周軍畏憚所以退去，越覺趾高氣揚，睥睨一切了。

周主邕還至長安，更命太子贇巡撫西土，順道伐吐谷渾。見前。吐谷渾素爲魏屬，受魏封册，得膺王爵。至魏分東西，不暇西顧，吐谷渾王夸呂始自稱可汗，居伏俟城，據青海西有地長三千里，闊千餘里，所置官屬，也仿魏制，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等名號。風俗與突厥相同，以畜牧爲生計。嘗至魏境抄掠，魏涼州刺史史寧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呂。夸呂遁去，妻子爲史寧所虜，所貯珍物雜畜，亦被兩軍掠散。夸呂乃遣使謝罪，及宇文氏篡魏稱周，夸呂復寇周境，攻涼鄯河三州，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歿。周遣賀蘭祥宇文貴往討，擊退夸呂，乘勝拔洮陽洪和二城，改置洮州，方纔還師。夸呂叛服無常，周主乃命太子西略，令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太子贇未諳兵略，

但好戲狎，宮尹鄭譯王端等，又恃太子寵幸，不服軍法。好容易到了伏俟城，夸呂堅壁清野，毫無動靜。王軌因敵情難測，不如全軍早歸，老成知幾。乃請諸太子從速還軍。太子贇樂得依議，便卽東返。此役未見一敵，亦無從侵掠，免不得受周主詰責。王軌詳述軍情，面勑鄭譯王端，周主怒起，杖太子贇數十下，除譯等名。及周主再行東伐，太子贇復召入譯等，寵任如初。

看官聽着！周主初次伐齊。是在周建德四年秋間，至二次伐齊，乃在建德五年冬季，便是齊主緯武平七年。特書年月，以誌齊亡。周主邕重議伐齊，召諭羣臣道：「朕去歲行軍，適有疹疾，因不得蕩平逋寇。惟前入齊境，具見敵情，看彼行兵，幾同兒戲，又聞他朝政益紊，羣小益橫，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天與不取，反貽後悔。若復如往年出軍河外，徒足拊背，未足扼喉，晉州本高氏根本地，常爲重鎮，我若往攻，彼必來援，我嚴軍以待，定足勝敵，乘勢殺入，直搗巢穴，滅齊不難了。」諸將尚多有難色，周主邕勃然道：「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有阻撓我軍，朕當以軍法從事！」英武之主亦賴獨斷。乃命越王盛杞公亮字文泰從孫。隨公楊堅，分率右三軍，譙王儉周主邕異母弟。大將軍寶泰廣化公邱崇，分率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依次出發。周主邕留太子居守，自督各軍趨晉州，或守或攻，部署停當。因自汾曲至晉州城下，圍攻數日，城中窘急。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及晉州刺史崔景嵩，均暗地通款，乞降周軍。周大將軍王軌，率同偏將段文振等，乘夜登城，城中已有內應，頓時譁潰。周軍一擁而入，遂克晉州，擒住齊大行臺尉相貴，及甲士八千人。別遣內史王誼監領諸軍，攻克平陽城。

齊主緯方挈馮淑妃，出獵天池，晉州及平陽警報，自辰至午，已到三次，右丞高阿那肱道：「大家正游獵爲樂，邊鄙稍有戰爭，乃是常事，何必急急奏聞？」可笑。延至日暮，平陽報稱失守，齊主緯也未免吃驚，便欲還集將卒。偏馮淑妃與尚未盡，固請更殺一圍，緯不得不從，又獵了好多時，獲得幾頭野獸，方纔還宮。越日大集各軍，出拒周師，使高阿那肱率前軍先進，自挈馮淑妃後行。不可一日無此妃。周主命開府大將軍梁士彥統兵萬人，鎮守晉州，自至

平陽督師。途次接着軍報，謂齊軍大舉來援，周主因欲西還長安，暫避敵鋒。開府大將軍宇文忻進諫道：「如陛下聖武乘敵人荒縱，似湯沃雪，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就使湯武復生，亦未易蕩平了。」忻係宇文貴子，與周同姓不宗。軍正王韶亦進言道：「齊失紀綱已歷數世，天奬周室，一戰得扼住敵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乃舍此遽退，臣實未解。」周主道：「卿等言非不是，但朕也自有主張。」無非用韋孝寬第二策。說畢，竟麾軍西還，留齊王憲爲後拒。

齊主聞周已退師，亟遣驍將賀蘭豹子等追擊周軍。憲與宇文忻各率百騎，輪流交戰，且戰且行。賀蘭豹子窮追勿捨，被憲等誘入絕地，麾騎四合，得將賀蘭豹子擊死，然後徐徐引歸。齊主緯遂圍平陽，晝夜猛撲，毀堞摧牆，勢頗甚盛。周晉州刺史梁士彥入城守禦，令軍士血薄捍城，且慷慨語將士道：「死在今日，我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以一當百。齊兵少却，士彥令軍士修城，軍士不足，取諸人民，人民不足，濟以婦女，甚至士彥妻妾，亦夾入婦女隊中，搬土運石，補葺城堞。三日告成。齊人更掘通地道，轟陷城垣十餘丈，將士乘勢欲入，偏被齊主緯暫入敕令暫停。看官道爲何因？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迹，緯欲召馮淑妃同觀，淑妃盡眉刷鬢，抹粉搽脂，好多時方纔召到。那城牆缺處，已由守兵用木爲柵，堵塞堅固。齊兵失了時機，無從衝入，個個怨氣吞聲，暗罵馮妃。齊主緯又恐城中弩矢射及愛妾，特抽出攻城木具，築造遠橋，俾馮妃得登橋遙視。那知橋脚未堅，禁不起馬足往來，恐由軍士懷恨，故意築此危橋。未然一聲，坍壞數尺，還幸齊主及馮妃尚立在危牆上面，不致失足，總算免做了水底鴛鴦。還是此時溺死，或可保全齊宗。

周主先令齊王憲出屯涑川，遙爲平陽聲援。旋由平陽告急，日緊一日，乃敕憲率領部曲，先向平陽進發，再集諸軍八萬人，親自統帶，直指平陽。齊人也恐周師猝至，先在城南穿塹，依塹自守。及聞周主到來，便在塹北列陣，張皇兵勢。周主命齊王憲往覘齊陣，憲復命道：「齊兵雖多，均無鬬志，我軍儘足破敵，今日可滅此朝食了！」周主喜道：「果如汝言，我無憂了。」遂命進逼齊軍，塹闊數丈，無人敢踰，只在塹南鼓噪。

自旦至申，南北兩軍，相持未決。齊主問高阿那肱道：「今日可戰否？」高阿那肱道：「我兵雖衆，能戰不滿十萬人，不如勿戰爲是，且退守高梁橋，以逸待勞。」言未已，忽閃出一員猛將道：「一撮許賊人，馬上刺取，擲入汾水中，便可了事。」一怯一驕，俱足敗事。齊主緯瞧着，乃是武衞安吐根，正在徬徨未決，諸內參又齊聲道：「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如何守塹示弱呢！」緯點首道：「說得甚是！」即令軍士填塹爭鋒。周主大喜，麾動各軍，向前進擊。兩軍方合，兵刃初交，齊主緯與馮淑妃竝騎觀戰。但見周軍來得兇猛，齊左軍似難招架，向後倒退。馮淑妃遽變色道：「敗了！敗了！」娘子軍只耐肉戰，不耐兵戰。穆提婆接入道：「大家快走！」齊主緯也不及辨明，竟挈馮淑妃奔高梁橋。

開府奚長諫阻道：「半進半退，用兵常事，今兵衆未曾傷損，陛下驟然返駕，恐馬足一動，人情散亂，那纔是眞敗了！願速西向，鎮定各軍！」齊主緯不禁沈吟，俄而武衞張常山亦自追至，忙報齊主道：「軍已收訖，完整如故，圍城兵仍然不動，至尊即宜回至軍前，如若不信，乞命內參往視。」齊主聞言，勒馬欲回，穆提婆引動齊主右肘道：「此言未可輕信。」馮淑妃又在旁作態，柳眉鎖翠，杏靨斂紅，一雙剪水秋瞳，幾乎要垂下淚來。前日曾請殺一圍，此時何體法乃爾？弄得齊主倉皇失措，不由的揚鞭再走。齊軍失去主子，當然心亂，再經周軍奮勇殺來，頓時大潰，死亡至萬餘人，軍貲器械，委棄如山，惟安德王延宗，全軍引還，齊主緯奔至洪洞，纔得稍息，馮淑妃出鏡照面，重勻脂粉，突聞後面又報寇至，緯即掖馮妃上馬，再行北道。

先是齊主因平陽將下，欲歸功馮淑妃，立他爲左皇后，曾遣內侍至晉陽，取得皇后服御。登途覆命，可巧遇着齊主，呈上袿翟等衣，齊主即代馮妃按體，令將后服穿上，然後奔回晉陽。時平陽城下，齊兵統已潰去，不留一人，周主邕安穩入城。梁士彥出迎周主，持鬚涕泣道：「臣幾不得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因見士卒疲敝，又欲還師，士彥道：「齊兵已潰，衆心盡離，乘勝滅齊，正在此舉！」周主執士彥手道：「朕得此城，爲平齊初基，若不固守，便難

成事。朕既紓前憂，復滋後患，卿宜爲朕守着，朕決計再進平齊。」乃復督動諸將，追擊齊軍。

齊主緯聞周軍進逼，慌得不知所爲，急向羣臣問計。羣臣竝獻議道：「爲今日計，急宜省賦息役，安慰民心，一面收集潰兵，背城一戰，以安社稷。」齊主乃下詔大赦。旋復有急報到來，周軍入汾水關，開府賀拔伏恩等降齊，高阿那肱留守高壁，又被周軍擊走，周軍將長驅到來了。齊主緯乃令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守晉陽，自擬奔避北朔州，若晉陽失守，再奔突厥。延宗得此消息，一再諫阻。齊主不從，密遣心腹數人，送胡太后及太子恆往北朔州，自與馮淑妃整頓行裝，亦欲乘夜出奔。諸將俱相率諫諍，不使北去。

過了數日，城外鼓聲大震，周軍已殺到晉陽，齊主大驚，再下赦書，改元隆化，授安德王延宗爲相國，領幷州刺史，且召入與語道：「幷州由兒自取，兒今去了！」語無倫次。延宗泣諫道：「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效死力戰，決可破敵！」穆提婆在旁道：「至尊已經決計，王不必再行阻撓。」延宗含淚趨退，齊主緯帶領馮淑妃，夜開五龍門出走，意欲奔向突厥，從官多半散去。領軍梅勝郎叩馬固諫，乃轉趨鄴都。途中相隨只有高阿那肱及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等數十人。穆提婆初尚從行，約經數里，竟杳如黃鶴，不知所之。小子有詩嘆道：

城狐社鼠最堪憂　攪碎河山便遠投　假使當年能俾免　人生何苦不忮求！

究竟穆提婆如何下落，待至下回再詳。

韋孝寬所陳三策，原足制齊人之死命，周之伐齊，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所言。惟齊緯之覆國，實誤於馮淑妃一人。夫婦人在軍，士氣不揚；就使齊主暱愛淑妃，亦不應挈入戰場，使罹鋒鏑。況平陽已可攻入，乃偏欲使觀聖蹟，勒兵勿進。及兩軍大戰，成敗勝負，懸諸呼吸，乃東偏少却，遽因寵妃之一呼，倉猝北遁。兵可敗，國可亡，而寵妃不可捨，試思兵已敗矣，國已亡矣，寵妃尙能獨存乎？昏愚至此，不死何爲？卽鄰國無韋孝寬，但能稍知兵法，要未有不能滅齊者；矧又有穆提婆輩之益促其亡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